

觀天思地、崇日拜月 齊家文化玉石器的神秘性

鄧淑蘋

根據傳世器、流散品與考古出土物的對比分析，筆者於一九九三年在本刊提出「華西系玉器」的概念（註一），在當時被考古學界視為不合史實的「胡說」。隔了二十多年，黃河上中游史前玉器的研究成為今日學術界的熱點，齊家文化玉器如：圓璧、方琮，不但是收藏界的熱點，也因作工簡單易仿，成為當下贗品的大宗。近年來喇家遺址宗教祭祀區，出土多件在一器的兩面上刻鑿「日」、「月」形符號的圓形石器。此一新資料似乎在告訴我們：生活於黃土高原的先齊家諸文化至齊家文化先民，經常觀察思考天、地的形狀與屬性，發展出中國最早的宇宙觀「天圓地方」，也創造最早的成組玉禮器——璧琮組配；他們更將崇拜「日」、「月」的信仰以實物具體表達，因而製作了刻有「日」、「月」符號的石器。本院本即藏有很多齊家文化玉璧、玉琮，近年通過購藏與捐贈，除了獲得鑿刻「日」、「月」形符號的石器外，還有數件鑲嵌「日」、「月」形嵌片的玉璧。這些正是探索古老宗教思維的具體物證。

本土萌生的華西玉禮制

熟悉中國古玉的朋友都知道，紅山文化玉器的典型器類有：豬龍、勾雲形佩，以及以鳥、魚、龜、蟬等為主題的玉佩；良渚文化玉器除了小巧的鳥、魚形，以及

似動物胚胎的玉飾外，更多的是雕琢細密紋飾的方鐲（即是外壁圓弧形，可套戴於手腕的鐲，長期被誤稱為「琮」）（圖一）、冠狀器、三叉形器、方管、錐形器等；仔細辨識紋飾，就發現它們都有一雙眼睛，

證明是描述某種神靈動物的紋飾。換言之，史前華東地區盛行「物精崇拜」，除了最高等級玉璧光素無紋（可能刻符號，但不琢紋飾）外，各種雕紋玉器多半是統治者穿戴的「行頭」，連象徵軍

權的玉鉞也可以雕琢神徽式的花紋。

再檢視考古資料就發現，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裡，都是高級大墓才出土大量優質美玉琢製的玉器。這說明史前華東宗教，既重視「神靈動物」的威力，也重視「巫覡」的通靈法力。西元前三五〇〇至前一六〇〇年盛行於史前華東的「巫靈信仰」流傳後世，曾於戰國至西漢早中期（西元前四七五至前七四年），依托於楚文化而盛極一時；但也逐漸被代表華西大傳統的周文化所吸收涵化。

與史前華東宗教美術品基本不同的史前華西玉器，器類較少，常光素無紋，但數量相當多，且不乏體量厚重龐大的玉器。直到西元前二〇〇〇年前後，晉陝地區在華東文化影響下，才逐漸在原本光素的玉刀、牙璋等玉器的側緣，出現源自華東的「扉牙」，流風甚至擴及甘肅等黃河上游地區。（註二）

若通盤檢視黃河上中游史前玉器的發展，即明白在這裡有其本土玉作傳統，並由之發展本土玉禮制。華西的玉禮制，被

周族承襲，更因為周王朝長期統治，而成為中國歷代玉禮制的基本模式。

龍崗寺及靈寶西坡的資料顯示，仰韶時期玉石質帶刀器已逐漸成為墓主身分的表徵。龍崗寺是仰韶文化早期遺址，第三四五號墓屬該遺址的中段，是墓群中最大、最深、最規整的一座單人墓。墓主為三〇至三五歲的男性，隨葬品多達三十五件，連報告執筆人都特別註記此墓出土兩件長達近半公尺大型石斧（報告中稱為「石鏹」）認為：「在其它墓葬中均無發現」，



圖1 良渚文化 玉方鐲 a. 鳥瞰面 b. 半側面 c. 線繪圖
高3.75，射徑8.1，孔徑5.9公分 反山第8號墓出土
引自《文明的曙光》2005年

以上坑埋玉璧、玉琮的圖片資料，多已發表於本刊第三八四期拙文〈璧與有領璧〉、第三八六期拙文〈圓與方〉中。在本刊第三九〇期拙文〈從黃道、太一到四靈〉中，筆者曾以地圖標示這七個出有等量璧與琮的地點。近日承蒙陝西省文物局前副局長劉雲輝教授告知，在陝西武功曾有三件璧、三件琮同出，在陝西鳳翔有二件璧、二件琮同出的記錄，均為早年鄉民

風縣城官鎮案板坪村。檢視這些祭祀坑出土玉器，發現當時常見「毀器」現象，就是用重器將璧或琮用力打破，可能是向神祇祖先宣誓奉獻的決心。有的是每件都打破，如寧夏固原隆德沙塘出土大璧、大琮；有的是擇一打破，如甘肅靜寧後柳河村，八件中打破一件；但也有不毀器的完整掩埋，如陝西寶雞扶風縣城官鎮案板坪村。

目前統計共有七處遺址，在同一坑中出土同等數量的玉璧、玉琮。除了師趙村第八號墓之外，其餘六處坑中均無人骨，也少有其它器物，應屬單純的祭祀坑，靜寧後柳河村還在坑上壓有大石板。「璧」與「琮」。它們毫無實用功能，卻常用於祭祀。並常於祭祀後以同等數目埋藏於坑內。

墓主左手上一件玉斧（報告中稱為「玉鏹」）「磨制精細」，「在其它墓葬中也不多见」。（圖二）由此可知，可能在西元前四二〇〇至前三八〇〇年的仰韶早期中晚期，玉石斧鏹的尺寸、質地，及磨制精緻度，已開始成為社會中領導者的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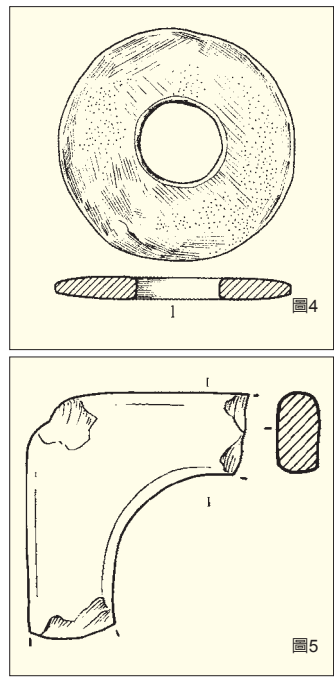


圖4、5 仰韶文化中期 石璧、原始石琮 外徑16.9，肉寬5.5公分 楊官寨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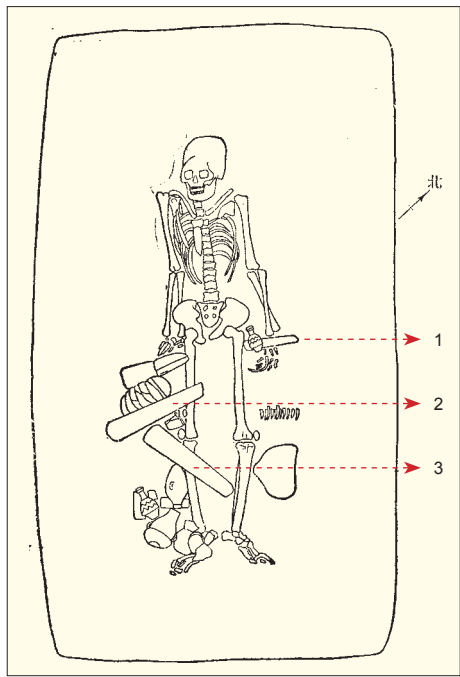


圖2 仰韶早期 龍崗寺第345號墓平面圖 左手上一件玉斧鏹（1號），二件石斧鏹（2號、3號）放置右腿，分別長46.8，48公分。



圖3 靈寶西坡第11號墓，墓主右邊有一綠、一白玉石鏹，左邊有一綠色玉石鏹。 引自《靈寶西坡》

器的人，絕對是社會菁英、統治階層。他當然，能擁有玉璧、玉琮，玉質帶刃器的人，絕對是社會菁英、統治階層。他

總之，華西地區史前先民，包括齊家文化、石峁文化、東龍山文化、月亮灣文化，以及如廬山山等還不清楚文化歸屬的地方，都發現頻繁的無人骨、非墓葬的「坑埋玉禮器」現象。證明華西先民有自己「與天對話」的方式。「巫覡」的社會地位不一定要以披掛插戴雕有神靈動物紋飾的玉器來彰顯。

除了在甘肅東部、青海東北部，寧夏南部、陝西西部，屬齊家文化核心範圍裡，璧與琮常以同等數量埋於墓葬或祭祀坑外，不屬於齊家文化核心範圍的陝西東部、北部，以及青海東部至四川的成都平原，也有不少「坑埋玉器」的現象：有的用璧與帶刃器掩埋，如宗日、月亮灣；有的純以大量璧掩埋，如：東龍山；也有純以大量帶刃器掩埋，如：廬山山、新華、石峁（？）。（註八）掩埋的方式有二：或豎插（東龍山、新華）、或平疊（宗日、廬山山）。除了東龍山屬墓葬性質外，其餘均是無人骨的「坑埋」遺跡。（註七）不過這些玉器上似乎沒有明顯的「毀器」現象。

上繳，詳情已不清楚。除了在甘肅東部、青海東北部，寧夏南部、陝西西部，屬齊家文化核心範圍裡，璧與琮常以同等數量埋於墓葬或祭祀坑外，不屬於齊家文化核心範圍的陝西東部、北部，以及青海東部至四川的成都平原，也有不少「坑埋玉器」的現象：有的用璧與帶刃器掩埋，如宗日、月亮灣；有的純以大量璧掩埋，如：東龍山；也有純以大量帶刃器掩埋，如：廬山山、新華、石峁（？）。（註八）掩埋的方式有二：或豎插（東龍山、新華）、或平疊（宗日、廬山山）。除了東龍山屬墓葬性質外，其餘均是無人骨的「坑埋」遺跡。（註七）不過這些玉器上似乎沒有明顯的「毀器」現象。

標誌。這是中國歷史上「玉瑞器」傳統的濫觴。（註三）靈寶西坡為仰韶文化中晚期之交的遺址（約西元前三五〇〇至前三二〇〇年）。不分墓主性別，將不裝木柄的玉石鏹，刃端向上（向頭端）放在墓主手臂旁、臉頰下或頭端上方。（圖三）（註四）這種從斧鏹類發展象徵持有者身分的玉禮器，就是後世禮經裡的「圭」，刃線平直或圓弧。

換言之，史前華西地區既發展了平首、圓弧首的玉圭，又發展了璧與琮。前者是象徵統治者身份的「瑞玉」，後者是祭典中依附神靈的「祭玉」。玉禮制主要的兩大類都在黃河上中游本土萌生茁壯。史前華西先民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將堅韌的美玉琢製成帶有中孔的圓片與方筒，從後世文獻可知，它們就是禮經中的

變化的，發展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他們再觀察生命的榮枯、物質的久暫後，認識了玉是美而不朽的物質，乃以美玉琢磨圓片、方塊，鑲鑿象徵「通」的大孔，用它們祈福祭禱。儀式結束後，或瘞埋、或沈淹這些祭玉，希冀神祇能體察民意，攘災賜福。除了圓璧、方琮外，隨身攜帶的玉兵——鏹、刀、牙璋、戈等，既是主祭者身分表徵，也可用作盟誓的信物，瘞埋於祭祀坑。

這樣的祭儀模式植基於「同類感通」的思維。相信富含「精氣」「能量」的玉，製作的圓、方之器，能感應圓天與方地。所以，在廣袤的華西大地，「坑埋玉器」現象特別多，但是這種「非墓葬」的「坑埋玉器」，在歷史流傳中極易遭破壞且毫無記錄。

換言之，由於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峰山這條山脈鏈的阻隔，形成了低平濕潤的華東地區與高亢乾燥的華西地區，因生態差異導致人文有別。自史前時期起，二區先民各自發展特有的與天對話的方式。華東盛行「物精崇拜」，華西則流行「感通哲理」。地圖A作了簡要說明：

一組聯璧。(圖十五)

喇家第十二號墓比第十七號墓位階低，可能是祭壇晚期的陪葬墓，出土玉器較少。墓主胸前放置璧一、喇叭形玉管二，和一片似戈形的玉片。(圖十六、十九)此外，據葉茂林研究員告知，填土中還有二件璧。筆者曾檢視圖十六至十九實物，璧的質地不是閃玉，應屬方解石之類。戈形玉片是具有沈積岩文理的閃玉，二件玉管因沁色重，無法以目驗方式確知其質地。

譬如第十七號墓位於緩坡覆斗形的土臺祭壇上方，簡報稱：墓內共出十五件玉器。包括：臉頰部位六件：璧二、管二、環一、紡輪（或稱小璧）一；（圖九）右側足端旁一件玉鑿。墓口套口填土中有六件：三環聯璧、鏤、玉料、璧心、三角玉片、小璧心各一。墓口填土中有二件：三環聯璧、小璧心各一。

筆者曾檢視過其中十件，確知包括放在他的臉頰上的二件璧、玉環，以及足端的鑿，都是真正的閃玉，後二者更是潔淨的白玉。（圖十、十二）

此墓共出二組三璣聯璧，墓口填土所出的一組是如圖十四那樣將單片平置堆疊，但更上面的套口填土中，就豎插鬥合好的一組聯璧。（圖十五）



圖7 齊家文化 玉璧 外徑5.6，厚1.1公分 皇娘娘臺出土



圖8 齊家文化 玉石璧 外徑22，厚2.3公分 新莊坪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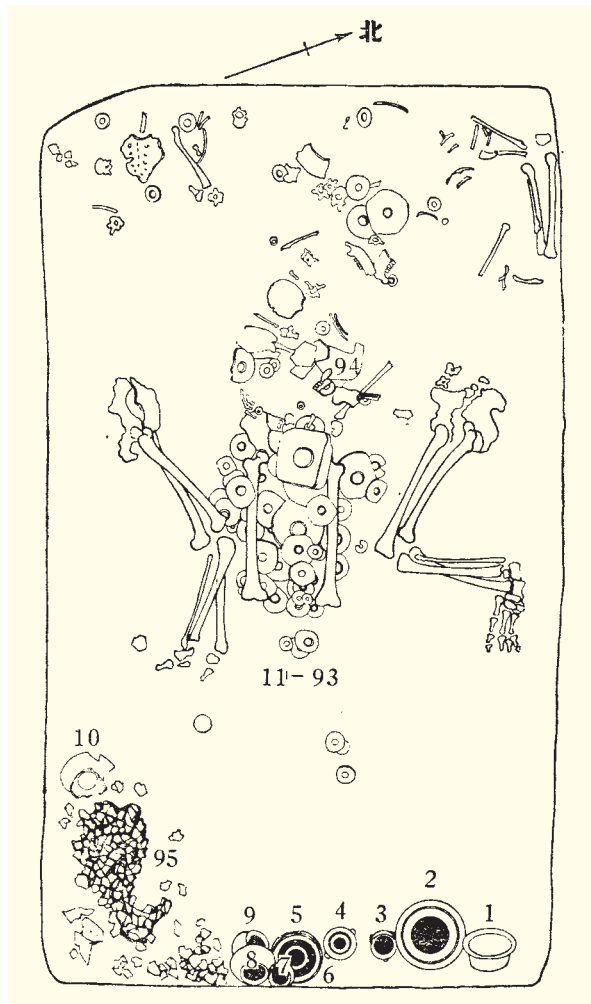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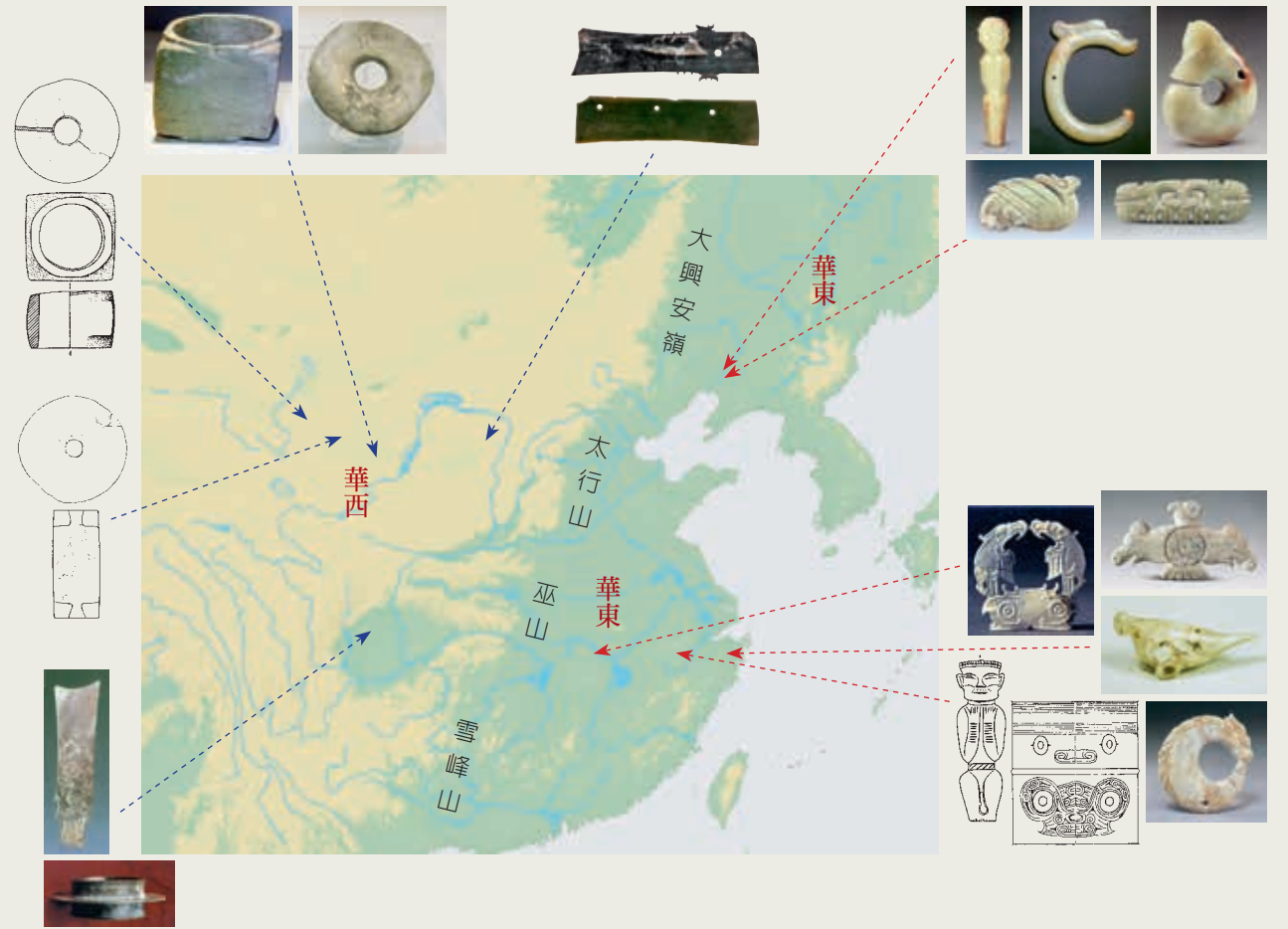


圖6 皇娘娘臺第48號墓平面圖



地圖A 華東「物精崇拜」與華西「感通哲理」不同的玉禮制
華東地區所用玉器圖，最上五件中，龍形佩偶集自東坡楊溝，其餘四件出土於牛河梁。下面六件為：凌家灘出土玉鷹、玉卷龍、玉人（線圖），良渚文化玉鳥、玉方鐙上「小一大眼」面紋（線繪圖），以及後石家河文化的戴「介」字形冠神祖面玉飾。
華西地區所用玉器圖，自右上至左下分別為：石卵牙璋、長刀；海原與真河子璧琮；師趙村璧琮；沙塘大璧高琮；月亮灣牙璋、有領璧。

齊家文化是「觀天、思地」的文化

甘肅武威皇娘娘臺是齊家文化中期的重要羣。這批資料顯示當時階級貧富分化甚劇，也已經發展成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社會。

隨葬玉器最多見的就是玉石璧。多平置於墓主上半身，臉、胸、腹部，或夾在二手臂間；少數也放到腹部或壓在骨盆下。但比較常見用以墊在肩、腰下面或放在腳下的，多為切割所剩粗玉石片。

圖六是一座男女合葬墓，共出八十三件玉石璧，男性居墓葬中央，女性側身一旁。玉石璧主要堆放在男性身上。皇娘娘臺及相似遺址出土的玉璧常作工很粗放，有的非常厚重且不平整，可知當時絕非常作裝飾品。（圖七、八）

青海民和喇家遺址碳十四測年數據約西元前三五〇至前一八七〇年間。約跨齊家文化的早、中期。發掘工作進行十餘年，考古報告即將出版。承蒙發掘主持人葉茂林研究員的善意支持，筆者曾於青海省考古所檢視部分出土玉器。根據目驗實物的記錄與已公布墓葬資料可知，隨葬玉器的件數與玉質的優劣，確實也與墓葬級別高低成正比。



圖20 齊家文化 三環聯璧 環長7.3-10公分 師趙村出土



圖16 齊家文化 喇家第12號墓（局部）



圖21 齊家文化 三環聯璧 環長9.1-9.9公分 師趙村出土



圖17 齊家文化 玉石璧 外徑13.5公分



圖22 齊家文化 玉大孔璧 徑9.5-9.7公分 師趙村出土



圖18 齊家文化 玉片 長13.5公分



圖19 齊家文化 玉喇叭管 長5.14公分

意掩埋。筆者懷疑，可能也是祭祀後的「坑埋玉器」？只是師趙村發掘甚早，當時未曾意識到這一坑玉器的特殊意義。

從師趙村、喇家共三處未經擾動的出

土成組三環聯璧的案例分析，它們不被放置在人身體上，甚至門合好了再豎插於墓口，可知聯璧絕非人體裝飾品。閻亞林認為豎插於墓口的聯璧是「墓祭」所留。

甘青寧地區出土與徵集的三環聯璧或四環聯璧，常每組的單片大致等大，排好時單片間的空隙大致呈從中央向周圍放射的輻射狀。確實有些像馬廠文化彩陶上出



圖13 齊家文化 玉鑿 長14.2公分
出於喇家第17號墓主足旁



圖14 齊家文化 三環聯璧 出於喇家第17號墓墓口



圖15 齊家文化 三環聯璧 出於喇家第17號墓長方形豎穴墓填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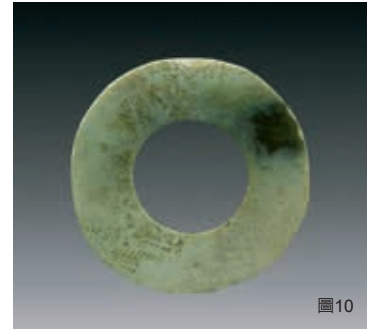


圖10



圖11



圖12

圖10~12 齊家文化 玉璧、小環 徑10.1，10.5，5-5.15公分 均出於喇家第17號墓主頸部



圖9 齊家文化 喇家第17號墓平面圖

從以上墓葬資料可知，華西地區仰韶文化時期在墓葬中放置玉質、石質帶刃器的傳統，在齊家文化時已不再延續，而盛行堆放玉石璧的葬俗。此習俗可能從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經「先齊家時期」，也就是半山文化、茱園文化等階段逐漸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多環聯璧在齊家文化中似乎有特殊的禮制意義。前文已舉了齊家中期喇家第十七號墓的例子。事實上，屬齊家文化早期師趙村遺址，也出土三組三環聯璧，其中二組的每三個單片大小相若、玉質相同。（圖二十、二十一）另一組三環聯璧則以不同的單片扇形環組成。這三組三環聯璧與圖二二的大孔玉璧堆疊地出於地層的某處。顯然是與墓葬無關的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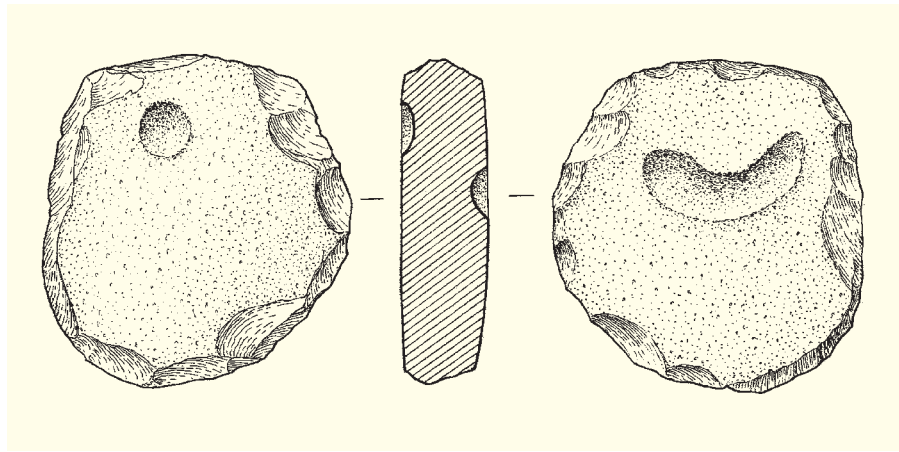


圖26 齊家文化 刻符石器（兩面線繪圖） 長21.2，寬22.6，厚5.8公分 一面刻圓形符號（長4，寬3.8公分），另一面刻新月形符號（長11，寬2公分）。 喇家第20號房址出土（T529F2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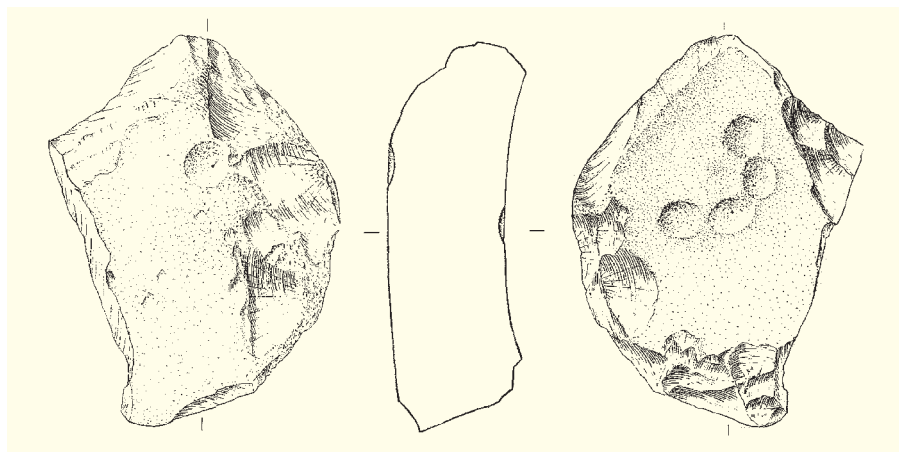


圖27 齊家文化 刻符石器（兩面線繪圖） 長19.9，寬13，厚6.1公分 一面刻圓形符號（長2.5，寬2.1公分），另一面刻四個稍呈橢圓形（約長2.2，寬1.7公分），相連成新月形符號（2005QMLT0616H68）。 喇家第20號房址出土



圖28 齊家文化 刻符石器 民和採集 目驗約寬25公分 黃翠梅攝

圖三十是用微泛綠的黑色石塊打磨成圓形扁厚狀，器表未精磨。兩面器表分別鑿刻出可能代表太陽、月亮的圓形、彎月形凹槽（a1、b），鑿圓日的a面還有一

些不規則的大小淺鑿痕。解讀了刻符石器上符號的含意後，似乎對於圖三一至三四共四件鑲嵌了綠色礦物的玉璧，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

由於近年來大陸經濟崛起，收藏豐盛，贗品也多。不少偽造的齊家文化玉器上出現鑲嵌綠松石片的現象。因此，不少學者都誤以為只要鑲嵌上綠色礦物片的似齊家風格玉璧，多半是贗品。

事實上，贗品多花樣，固然是事實，但並非齊家文化玉璧上就不可能出現鑲嵌。筆者在本刊總號三九〇期論文中，已說明在西元前二〇五〇年左右，有一群擁有齊家文化風格玉器的先民，或是為了爭奪解池的鹽，入侵晉南運城盆地，在該處留下清涼寺墓地第三、四期遺物。其中就有一

現的所謂「寫實的太陽紋」。（圖二三）但後者並未成為甘青史前彩陶的主流紋飾。倒是齊家文化玉質的聯璧、圍圈，以及秦魏家、大何莊出土的石圍圈（圖二四），可能承載了相同的創形理念。部

齊家文化是「崇日、拜月」的文化喇家遺址宗教祭祀區出土七十三件刻符石器，分散出於三十多個地區。其中編號F20的房址出了十三件，是最重要的地方。據研究，F20房址可能不用來住人，或是與某種公共性質的手工業生產活動有關

果不其然，它們的背面都有符號。圖二九這件是草綠色蛇紋石質的橢圓形扁厚塊，器表精磨。兩面器表分別鑿刻出可能代表太陽、月亮的圓形、彎月形凹槽（a1、b1），又將彎月的月缺處，及由之延伸經過厚厚的器緣連至圓太陽的器表刮粗，還將半個厚緣器表也刮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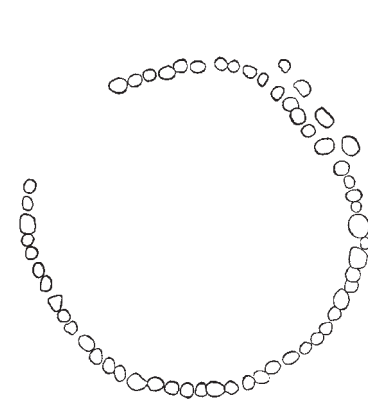


圖24 齊家文化 石圍圈 大何莊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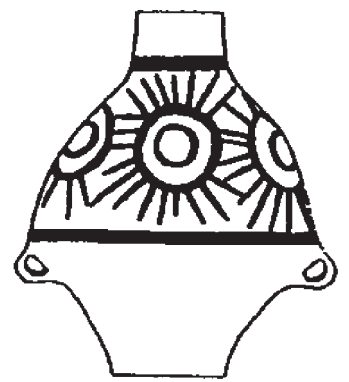


圖23 馬廠文化 太陽紋彩陶罐 柳灣出土



圖25 半山文化 圓圈紋彩陶罐 甘肅省博物館展出 黃翠梅攝

的房址。

值得注意的是喇家所出刻符石器的器表常打刻向下凹的符號，最常見的是如圖二六所示，一面刻圓形、一面刻彎月形；很可能分別代表日與月。圖二七則一面刻鑿圓形，另一面刻鑿四個排成彎月形的圓凹，應該也是代表月亮。（註八）

圖二八是採集自青海省民和縣的齊家文化刻符石器，不久前筆者赴甘肅廣河參加齊家文化會議時，在齊家文化博物館展廳中看到。

圖二九、三十兩件是本院接受社會人士捐贈的齊家文化刻符石器。二〇一一年，我邀請喇家遺址發掘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葉茂林研究員來院審查這一大批捐贈品時，他指著地上盒子裡的它們說：「把它們翻過來，我猜它們背面還有符號。」

果不其然，它們的背面都有符號。

圖二九這件是草綠色蛇紋石質的橢圓形扁厚塊，器表精磨。兩面器表分別鑿刻出可能代表太陽、月亮的圓形、彎月形凹槽（a1、b1），又將彎月的月缺處，及由之延伸經過厚厚的器緣連至圓太陽的器表刮粗，還將半個厚緣器表也刮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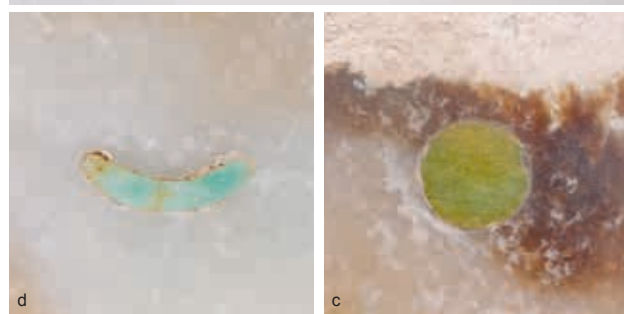


圖32 齊家文化 嵌玉石片玉璧 外徑15.3，孔徑5.3-5.1，厚0.5公分 贈玉1161
a. 正面 b. 反面 c.、d. 嵌片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竹東蔡欽城居士、蔡姜和代女士捐贈



圖31 清涼寺第3期 三璜聯璧 孔徑最大6.6公分
清涼寺出土

件邊緣被修改過，鑲嵌綠松石片的玉器。
(圖三一) (註九)

本文圖三三至三五共四件，鑲嵌了綠色礦物片的玉石璧，已經過多位考古學家、古玉器專家鑑定，確實是真正的齊家文化玉璧。資料的公布，有助於學界對齊家文化的深度認知。

圖三三玉璧質地是略呈半透明感的閃玉，邊緣大片灰白沁斑及深褐色條班。輪

廓不甚圓正，中孔單面鑽成，孔壁傾斜有旋紋，背面留有直條切割痕。正面（孔徑大的一面）以中孔為中心，在其上、下方分別琢磨圓形、月牙形凹槽，鑲嵌徑一、四公分綠色閃玉圓片，以及兩截綠色鈉長石（albite）銜接新月形嵌片。推測齊家文化先民用這樣的嵌片分別代表：「日」、「月」。

圖三三也是閃玉製作的玉璧，中孔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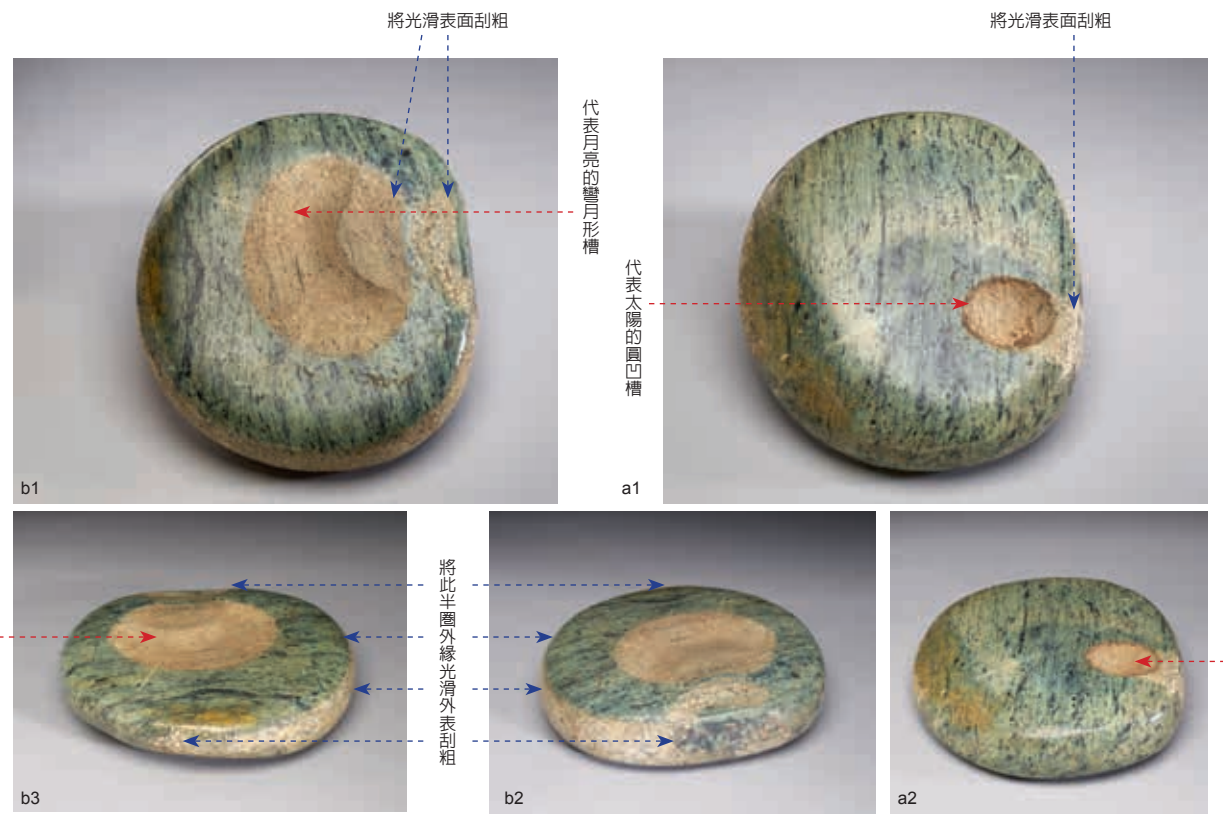


圖29 齊家文化 刻符石器 徑18-20，厚3.2-5.0公分 贈玉1639 竹東蔡欽城居士、蔡姜和代女士捐贈



圖30 齊家文化 刻符石器 徑23-24.5，厚6.7-7.4公分 贈玉163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竹東蔡欽城居士、蔡姜和代女士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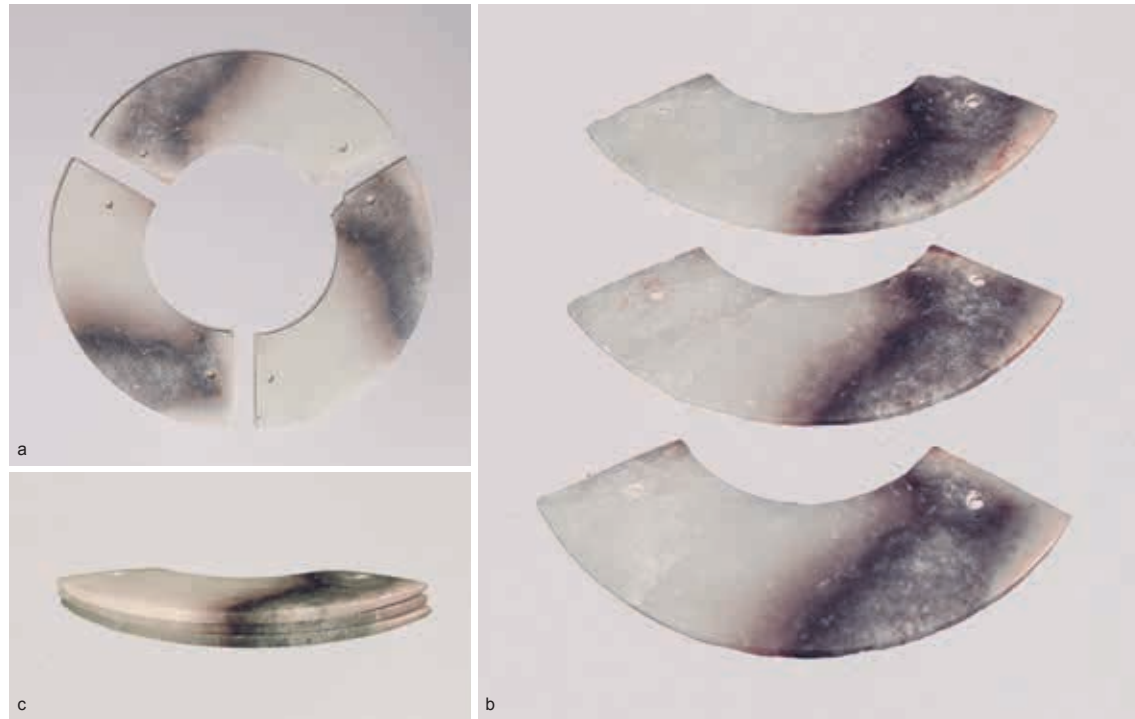


圖36 齊家文化 三璜聯璧 外徑10.1，孔徑4.8，厚約0.35公分 購玉01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三片圍成圓 b. 三片有相似的色澤 c. 三片疊壓後可知，三片剖自一塊厚片。



圖37 齊家文化 三璜聯璧 外徑13.2，孔徑6.3公分，厚約0.2-0.5公分 購玉9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三片圍成圓 b. 三片有相似的色澤 c. 三片疊壓後可知，雖然三片應剖自同一塊厚片，但三片原本不相連。

徑大的為正面，孔徑小的背面器表還留有切割痕。正面用綠松石圓片鑲嵌：單獨一個徑約一·〇——一·一公分的圓片可能象徵「日」，三個徑約〇·九公分的圓片排成彎月形，可能代表「月」。

圖三四、三五兩件玉璧雖也是鑲嵌

綠松石，但嵌片在璧面的佈局與前二件不同，卻與齊家文化最常見的三璜聯璧結構相似。經拉曼光譜檢測，圖三四的質地是閃玉，圖三五則為方解石，所鑲嵌的都是綠松石。

鑲嵌片在器表做三等分佈局，圖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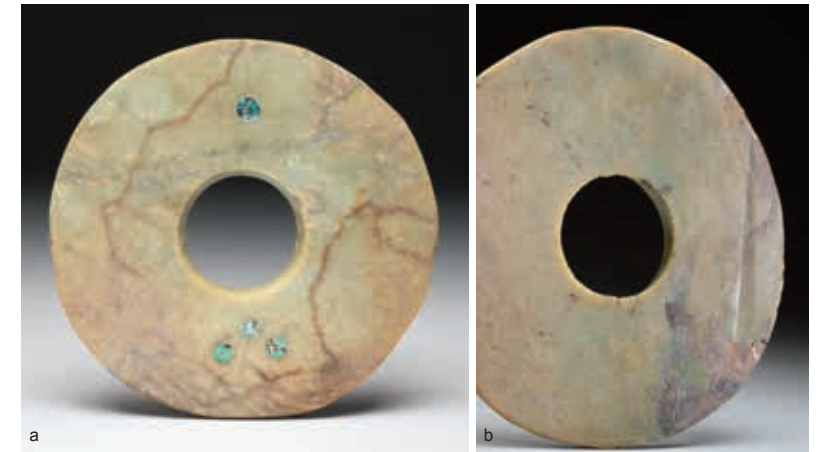


圖33 齊家文化 嵌綠松石片玉璧 外徑18，孔徑5.3-6.2，厚0.6-1.4公分 研玉1940，蔡267-2
a. 正面 b. 反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竹東蔡欽城居士、蔡姜和代女士捐贈



圖34 齊家文化 嵌綠松石片玉璧 外徑16，孔徑5，厚0.5-0.8公分 贈玉1092 a. 正面 b. 反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竹東蔡欽城居士、蔡姜和代女士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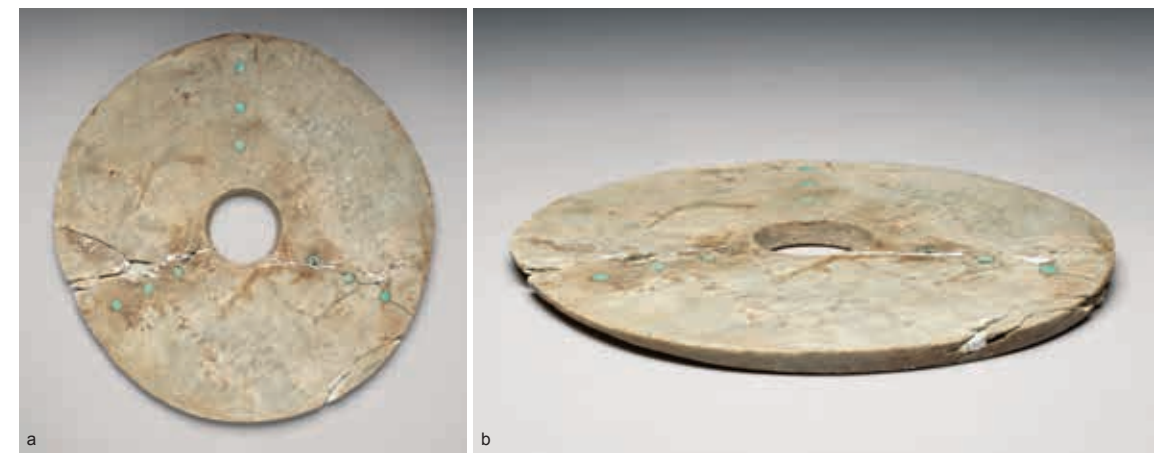


圖35 齊家文化 嵌綠松石片玉璧 外徑22.5-23.1，孔徑4.1-4.5公分，厚0.7-1.1公分 研玉1934 a. 正面 b. 反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竹東蔡欽城居士、蔡姜和代女士捐贈



圖39 齊家文化 三璜聯璧 外徑14.5，孔徑5.6，厚約0.3-0.4公分 購玉088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三片圍成圓 b. 三片有相似的色澤 c. 三片疊壓後可知，三片剖自一塊厚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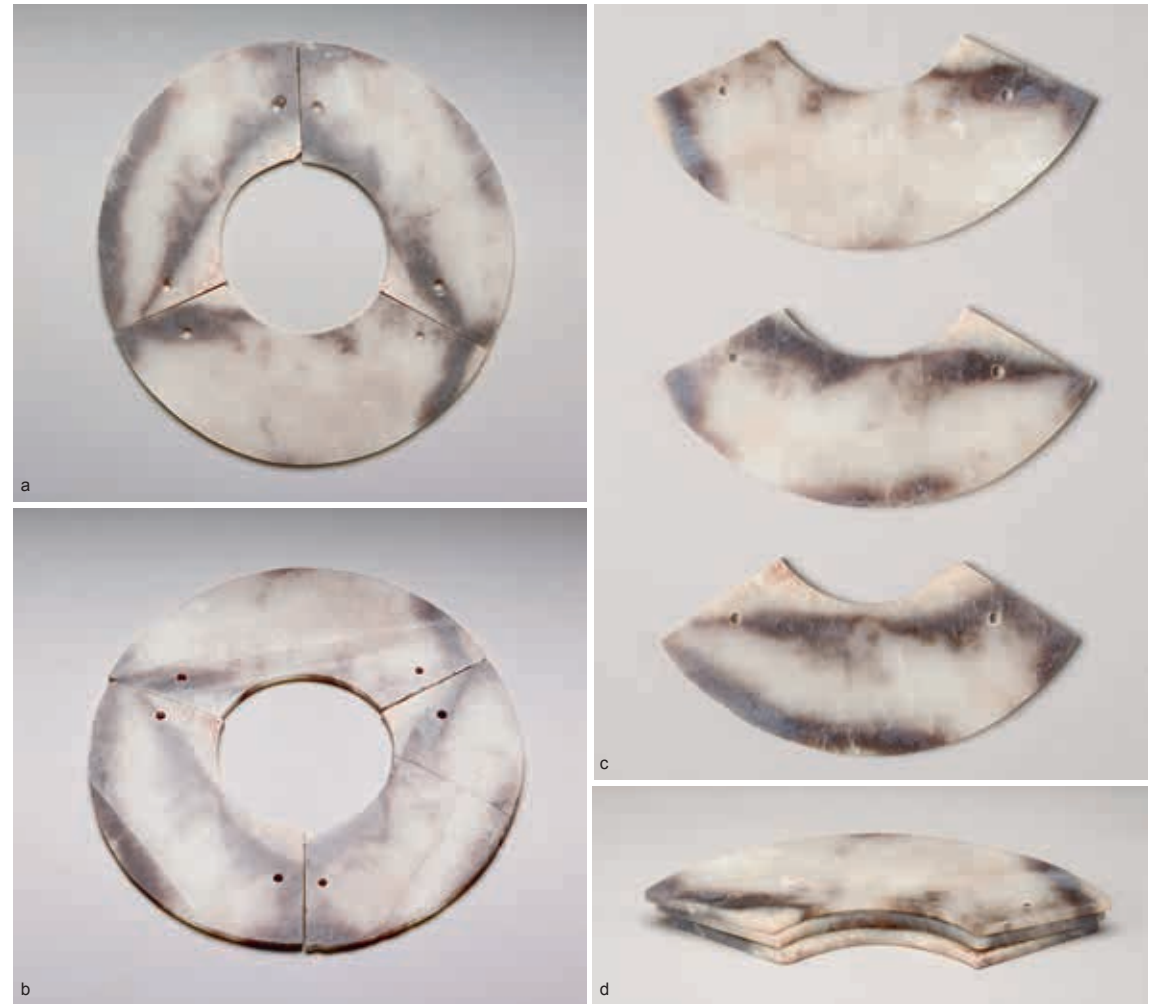


圖38 齊家文化 三璜聯璧 外徑13.9，孔徑5.7，厚約0.35公分 購玉97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b. 三片圍成圓（兩面） c. 三片有相似的色澤 d. 三片疊壓後可知，雖然三片應剖自同一塊厚片，但三片原本不相連。

地還出土一件太陽紋銅鏡（圖四二）中央部位鑄成寫實的人面，圍繞一圈陽光似的輻射線條，提供我們思考齊家三璜聯璧的創形理念，是否來自中亞東端的銅器文化？（註十）

前文提及青海柳灣出土馬廠文化（約西元前二三〇〇～二〇〇〇）太陽紋的彩陶（圖二三），此處又介紹圖四十至四二這些銅牌、銅鏡，它們構圖與圖四三「大石璧」相當一致。

圖四三大石璧與圖二九、三十刻符石器，圖三二至三五鑲嵌綠色礦物的玉璧，以及圖三七至三九的三璜聯璧，屬同一藏家捐贈。此藏家自一九八〇年代晚期開始，長期在甘肅地區收購齊家文化及與之相關文化的文物。不過我們從捐贈品風格分析，此位藏家所捐之物雖得自甘肅，但除了齊家文化遺物，還有仰韶文化、石峽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及西周等時期遺物。

目前考古發掘資料中不曾見過如圖四三的大石璧，但從石質、作工分析，它可能屬黃河上游齊家系石器。應該蘊含太陽崇拜的文化意義，有待深入探討。

這件每處只嵌一個徑約〇·九～一·一公分的綠松石圓片，正面（中央孔徑大的一面）有嵌片，反面在同樣的位置也有等大的綠松石圓片。目前無法確認，是用三個圓柱體綠松石鑲嵌，圓柱體兩個端面分別露出於不同壁面上？還是用六個圓形薄片，貼於兩面相同的位置？

圖三五則在正面三等分處，各鑲嵌一排較小的，徑皆為〇·六公分的綠松石圓片，形成三道輻射線。背面則無鑲嵌。由於質地是較軟的方解石，捐贈入院時已殘破，故編入「參考品」。

圖三六至三九共四件，都是本院藏的三璜聯璧。從玉質本身的文理可知，最初應是從一件扇形璜的厚片，平剖成三片後門接而成。過去大家都只關心玉的部份，事實上齊家先民可能重視的是門接成圓以後，形成的輻射狀孔隙。它們與圖三五玉壁上鑲嵌物所形成的圖像相同。

這樣輻射狀線紋，與甘青地區齊家文化銅牌飾，甚至更西，新疆哈密地區林雅墓地（天山路墓地）銅牌飾的構圖都很相似（圖四十、四一），讓我們一眼就覺得很像在描述陽光普照的大太陽。林雅墓



圖43 齊家文化(?) 大石璧 外徑40-40.5，孔徑6.5-7.5，厚4.1-4.3公分 研玉072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竹東蔡欽城居士、蔡姜和代女士捐贈
a、b. 正反兩面 c、d. 二面平置 正面刻有七條輻射狀的寬陰線，間距略不平均。背面無紋，僅側邊一道切割痕。

- 註釋
1. 鄧淑蘋，〈也譚華西系統玉器(一)〉，《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五至三一〇期，一九九三年八月至一九九四年一月。
 2. 鄧淑蘋，〈牙璧、聯璧、有領璧——晉陝龍山先民的仿效與創新〉，宣讀於二〇一六年石峽遺址國際學術會議，出版於北京大學文博學院，《玉器考古通訊》第八期，二〇一六。鄧淑蘋，〈史前華西系玉器與中國玉禮制〉，《二〇一六·中國廣河·齊家文化與華夏文明國際論壇論文集》，(待印中)
 3. 描述見：《龍崗寺》頁七一—七四。分期參考：韓建業，〈中國西北地方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五二—五五。絕對年代下限參考最新文明探源工程公佈資料，下修約二〇〇年。
 4. 有學者認為西坡玉鉞的出現，是受到凌家灘文化等長江下游考古學文化影響。也有學者注意到西坡墓地隨葬玉鉞與性別無關。筆者認為仰韶早期龍崗寺墓葬中已有玉石工具禮制化的現象，可能只有線切割剖料技術是接受長江下游文化影響。
 5. 王煒林，〈廟底溝文化與璧的起源〉，《考古與文物》二〇一五年第六期，頁三〇—三四。年代數據由王煒林副館長提供，特此申謝。
 6. 戴應新於一九七五年底在陝北神木石峽徵集百餘件玉器，根據近來石峽發掘到規模宏大的石牆城址可知，百餘件中的大部份出自石城東門外大坑中。戴氏徵集多為牙璋、長刀、鉞鏃等帶刃器，但也有三件璧。
 7. 皇娘娘臺、喇家的墓葬也隨葬一些玉器，但從玉器擺放位置可知，或為墓主生前所有，或死後由其後人按習俗放入。唯有師趙村、東龍山二墓葬情況特殊，前者是齊家文化早期二次葬，人骨很少，墓中除平置一璧一琮外，隨葬品簡單。後者屬東龍山文化，除少數玉石璧平置墓主胸上外，大量密集豎插於墓主左右。
 8. 李慕曉，〈喇家遺址刻符石器的整理與研究〉，西南民族研究院二〇一六年碩士論文。此批資料是葉茂林研究員發掘研究，在他指導下李慕曉完成該論文。
 9. 此件玉器在《考古學報》二〇一一年第四期中發表彩圖上綠松石片未放入圓孔，但在《二〇〇四中國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中發表時，有放入綠松石片。圖三一引自後者。
 10. 圖四〇至四二，引自：劉學堂，〈齊家銅器西承東接〉，《絲綢之路》二〇一五年第七期。原出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哈密地區卷》，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一三四，左下圖。

結語

幅員遼闊的黃河上游，自古即是亞歐大陸東西交流的孔道。二十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研究，經費、人力多集中於中原地區及華東沿海，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的研究，除了如彩陶等少數重點課題外，許多該研究的項目乏人問津。玉器即是其一。

齊家文化及與之同時段的周邊文化，似乎主要流行祭祀後「坑埋玉器」的祭儀，這種無人骨，也無其它隨葬品的山林掩埋，在悠久的歷史中，即或被鄉民發現，也不受社會菁英階層的關注。以致傳世、流散

大量華西風格玉器。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華東地區史前文化較受關注。發掘到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出土很多雕紋玉器的遺址，立刻受到學界關注。因此開始流行一個說法：新石器時代只有華東有玉器，華西根本沒有玉器，是受到良渚文化西傳，逐漸簡化、粗糙化，才發展出齊家文化玉器。且許多人習慣紙上作業，排比線繪圖就發表論文，人云亦云。

事實上，要透析史前文化的真相，必須盡量檢視、研究考古出土實物，然後再

深入分析傳世、流散的眞品，必須深入探索，或可逐漸洞悉遠古先民宗教思維的真相。

「觀天思地、崇日拜月」可能就是齊家文化玉石禮器所隱含的真相吧！

本文圖二九、三〇、三二至三五、四三，質地鑑定系陳東和副研究員以拉曼光譜及XRD檢測，特此申謝。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退休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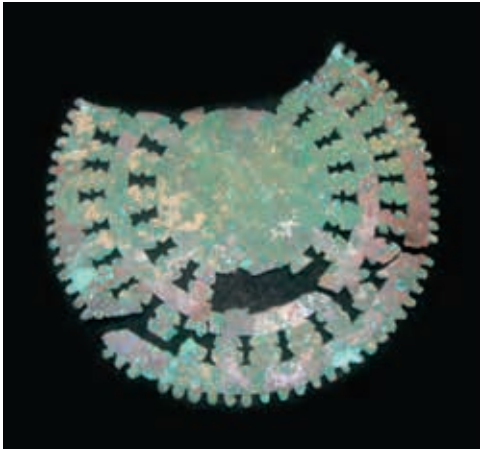


圖40 齊家文化 太陽紋銅牌飾 引自劉學堂2015年



圖41 林雅墓地出土 輪形銅飾 引自劉學堂2015年



圖42 林雅墓地出土太陽紋銅鏡 引自劉學堂2015年